



眼睛

□陶鹏

两年多以来,我在人群中见过最多的是眼睛。

如果不是因为肆虐的新冠疫情,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的面容长期遮挡于口罩之下,我可能还不会这么专注于观察一双双跟我期不期而遇的眼睛。这些眼睛独立行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,无疑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五官之中,眼睛是最能体现心灵境界的载体,是外部世界在心灵当中的映像。从一双双期不期而遇的眼睛里,能够解读到人们心中所思考、所关心、所期盼的全部信息。

有的眼睛写满焦虑,闪烁不定。外面的世界,在他的瞳孔中是灰暗的、不确定的。跟这样的眼睛对视,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,或许自己的眼睛也会被传染上这种情绪。这样的眼睛永远不肯睁大,随时准备合上疲惫的眼睑,逃离现实。

有的眼睛写满自信,承载希望。它们的眸子是明亮的、通透的。跟这样的眼睛对话,即使是情绪再悲观的人,也会得到鼓励和感染,也会对生活保留美好的期待。这样的眼睛总是炯炯有神,撑开的眼睑拥抱整个世界,等候与光明的未来相约相遇。

行走在世上的眼睛,是一幅幅最美的作品。

这个发现既是意外,也是必然。当你专注于某个事物、某个焦点,必然会发现她的美。我看到的眼睛,一定是最令她的主人引以为豪的器官。

这些美丽的眼睛,暴露在一个扑朔迷离的空气中,在那些毫无规律可言、毫无踪迹可寻的新冠病毒面前,替代着她的躯体去探寻这个世界的真谛。这些眼睛是勇敢的,是有爱的,更是乐观豁达的。跟这些眼睛对视,她们总是回以微笑,借此来表达善意,传递关怀,交换信心。此刻,这些眼睛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,被无数世人所簇拥,借柔和的目光进入另一个世界,打开通往他人内心的大门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都学会了使用眼睛来对话。

在拥挤的地铁上、在空旷的广场上、在熙熙攘攘的商厦里、在游人如织的公园里,人们所有的交际方式都依赖于眼睛。仿佛此刻,鼻子也只承担沉重的呼吸功能,口中也调制成了静音状态,两者都默默地承受着棉签反复的涂抹,试图去发现和清除潜伏于呼吸道深处的新冠病毒。

而奇怪的是,我没有发现一双眼睛在流泪。我猜测,永

不服输的人类可能又交给了眼睛一个艰巨的任务,那就是面对疫情灾难不服输、不妥协、不悲伤的决心,此刻由眼睛来担任世界的代言,再合适不过。

有幸跟这些眼睛相识,也是灾难背后的一大收获。

无数次猜想,在这些美丽的眼睛背后,会有一张怎样的面孔?会有一个怎样的声音?会有一副怎样的皮囊?看久了这样的眼睛,就会把她从人的躯体上剥离开来,就像是跟一个独立的生命体交流、接触。

而一旦把口罩从面部摘下,回复到常人状态,人们的注意力就不一定放在眼睛上,鼻子、嘴唇、脸庞都来抢夺与你交流的话语权。而眼睛一旦与这些器官重新组合,可能就会出乎意料地破坏她在你心中的美好形象。

无论如何,我乐于在这样艰难的时刻,与无数双陌生的眼睛相识。不经意间,这些眼睛成了我的朋友、知己,在我面临困境、彷徨无措时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,也让我感受到来自各个角落里散发出来的温暖无私的爱。

想起了一句熟悉的名言: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

抗“疫”必胜。

你好, 10路车

□童鸿杰

去宁波口岸医院体检。

出地铁站不久,在马园路遇到了公交车。司机挥手让我先行,抬眼望去,是一辆10路车。

这是一班环城的公交吧。上世纪80年代末,去杭州求学,住在西门口的姑婆家。第二天大早,乘10路车去火车站。那天的街上静悄悄的,只有江面有几只鸟和零星的船,车子开得很慢,雾气总是不散,母亲的眼中,有什么光在闪。

十几天后的国庆日,挤火车回宁波。深夜的南站没有公交,站边有旅社,但价格堪称疯狂,于是捡了几张报纸,蜷缩在站台上。清晨时分,10路车来了,兴奋异常,回家的心情是那么坚定且斗志高昂。

那几年,车途漫漫路迢迢。10路车载我一站又一站。它见证我参加比赛载誉归来,也目睹我与人同行与人离散,在懵懂之中寻找青春的答案。

毕业那年,送女友回台州。到了宁波,她执意独行。离人送别,古道长亭。我声声叮嘱,她躲在车内总是不应,无奈拎着行李,往回行。上了10路车,倒在最后的角落,听汽笛长鸣。那声音,像是长长的抽泣,又像有什么在风中飘零。

风景不殊,时光总在飘零。工作几年,忽然想念起一个朋友。从北仑坐车转车,再坐10路车,又步行去灵桥东。在七塔寺对面的楼里,敲开朋友宿舍的门:一盏昏暗的灯,两个傻笑的人。

那天的酒很烈,菜只有两个螃蟹。我们拎着蟹脚,一边干杯一边聊。有时候我侧耳倾听,轻声叫好;有时候他摘下眼镜,擦干泪光。深夜,我们挤在单人床,继续聊,聊爱过的女生嫁了人,单位里那些不可理喻的人,也谈网络的新奇、梦中的蜗居。在彼此的字句里,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字句——渴望这个世界没有鱼肉别人的刀具,也没有明月下的黑暗沟渠。

第二天,坐早班的10路车穿过城市,心中平静异常。那天的街上也是静悄悄的,但是江面却很繁忙。草坪上也有薄薄的雾,但车子开得很快,雾气转眼消散。

中年之后,回忆年轻的岁月,需要越过山丘、跨过长河,然后留下几个疑问。

为什么那天我要动身?因为心头一热,那热力一点点发散到全身,从胸部扩展到腰,从双腿延伸到脚,再也不能抑制,必须立刻行动,必须起身奔跑。

而今的我,很少再坐公交。和年轻岁月一起消失的,似乎不止当年的车,还有当年的乘客。可是,我多想再去感受生命原始的冲动、全身热力的汹涌,那种我要全力以赴去做一件事、做成一件事的气势如虹。

体检完毕,恰好上午10点。归途中,找到了10路车的站牌。在呼啸的寒风中静静等待,一位老友又向我走来。坐一站,再坐一站,望向曾经的窗外,一些时光交叠,一些故事上演,一些悲欢重逢,一些星光明灭……滚滚车轮,从未停歇。